

# 那个铲屎的，怎么还不回来

原创 肖瑶 南风窗



这是大宝跟着小慧的第三年，三年内他们最长只分开过7天，而这回，从15号开始，至今小慧已经有快整整一个月了没见到大宝了。

宠物店主豆豆让小慧和大宝视频，手机里的大宝一如以前的沉默，表情温顺，只不过一天比一天瘦了下去。

疫情还在扩散，分离眼见还要持续下去，小慧最担忧的，是大宝会觉得她不要它了。

1月31号，“宠物会传染冠状病毒”的谣言传出，人的恐慌转移到动物身上，弃养和残忍捕杀现象呈倍数增长。



虽然随后谣言被破除，然而紧接着的封城，让被迫留守空城的动物面临着更大面积的断粮断水。

它们和我们一样，都不能真正远离这场风雨旋涡之外。



## 弃猫效应

一月中旬，小慧去西藏旅游，她把大宝寄养在武汉一家宠物店内，离开前告诉它，自己一月底就会回去。

疫情的突然爆发无缝贴合春节，封城、隔离接踵而至，计划被猝不及防地打断，很多人被迫与家乡、亲人和宠物隔离，小慧也只好先回了贵州老家。

大宝是一只“超级没有安全感”的拉布，足足有六十多斤，是豆豆收养的宠物里唯一一只大型犬。小慧还记得，三年前她把大宝带回家时，它极度怕生，抱回家也不叫，不乱跑，相比起爱吵闹的狗来说，它更像一只性格文静的猫。



大宝是一只六十多斤的拉布，也是小胡店里目前收养的“最大号”（图/受访者提供）

它的前主人忙于工作无心照顾，只得“遗弃”。遗弃给狗造成了某种后遗症，和小慧在一起时，每次带它出去玩，只要一分钟没看到小慧，大宝就会疯了似地满世界找她，偶尔回家晚，它也会一直等着小慧回来，看着她睡下之后自己才去睡，“永远在我睡着之后再睡，醒来之前先醒。”

小慧记得一次同学聚会，她带大宝回老家，拜托姑姑暂时照顾它一下，**半夜，姑姑一个电话打过来，让她赶紧回去，大宝看不见她，一直在哭。**

和小慧一样，大多数寄养人都没想到有今天这个状况。

1月20号还没封城的时候，思凡从武汉回老家江西，离开之前，思凡把她仅有两个月大的狸花猫布丁交给宠物店，春节期间每天40寄养费，过后是每天30。

思凡预计10天后就能回来，10天还没过完一半，就回不去了。





思凡养的狸花猫布丁（图/受访者提供）

小慧、思凡，宠物主人们最大的担忧差不多：害怕“毛孩子”们误以为自己被抛弃了而产生抑郁倾向，尤其是那些曾被抛弃过一次的猫狗，会表现出比人类更加不耐烦的焦虑和恐慌，**也就是所谓“弃猫效应”**。

布丁就是思凡捡来的。2017年春天一个雨夜，她在下班回家的路边草丛里听见细弱的猫叫，奶声奶气的像个婴儿，她被吸引过去，看到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田园猫，浑身漉湿，约十米处也窸窣传来同样的声音，她摸寻到一处楼脚，一只比提醒更瘦弱的猫卡在了防盗网里。

思凡猜测这三只猫来自同一窝，索性一块儿收留了，从来没养过猫的她成为了一个越来越专业的铲屎官。

思凡是一名律师，养三只会有些力不从心，后来，她将其中两只寄养给了别人，自己留下了布丁。



图/受访者提供

她从前有过帮别人照看宠物的经历，与其说是“照看”，不如说是“拯救”。

那时她还在住出租房，一间五居室的主卧，阳台与隔壁户主是连通的，但中间隔了一道常闭玻璃门。一次隔壁户主出差几天，他养的小泰迪自己溜达到了阳台窗口边。主人在客厅安置的摄像头里看到了这一幕，心立马就悬起来了。他通过当时也在外地的房东找到思凡，请了开锁匠将阳台门撬开，再把泰迪抱进她屋内。

接下来那几天，思凡都在照看着那只泰迪，几天后，她第一次对养宠物产生了兴趣。

而有了自己的布丁后，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，无论去哪她都更宁愿花钱寄养在宠物店，而不是锁在家中。



**颇有胜利感的骄傲**

小胡和男友的宠物店开在武汉一个小区里，从一月初到现在，不足30平米的店共收养了11只狗和13只猫，收养费从30/天到70/天不等。大多都来自熟悉的客户，还不算几位店员自己的。很多主人不放心寄养在别人家，关在家里更不行，寄养的话，至少每天能知晓宠物们的情况。

店老板小胡身兼数职：铲屎官，衣食父母，重度疫区中心的逆行者。在疫情结束之前，**把托付给他们的猫狗们毫发无损地还回去，是一种颇有胜利感的骄傲。**至少在疫情期间，她和一起开店的男友不指望靠收养赚钱了，两人每天要全副武装地花5-6个小时去店里消毒，喂食，从年三十至今耗费掉他们近80只口罩，40多双手套。



一次性手套每天都要换，不到半个月就费掉了40多双（图/受访者提供）

后期疫情愈发凶猛，他们相继拒绝了20多位寄养申请。宠物店所在的洪山区也算全市疫区中心了。每天硬着头皮踏出家门，走一小段路到小区，算一种冒险。宠物主子们这些天里突然变得异常关心小胡，一天三问，小区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立马提醒她小心。“要不是都答应好了，这两天实在是不想出门。现在她成了宠物们唯一的依靠，猫咪狗子们成了她的小祖宗。”

这段日子，小胡每天早上11点左右出现在店里，第一步骤是带宠物们上厕所，因为空间有限，只能将一间可以紫外线消毒的美容室里暂作卫生间，一只完毕后要先给房间消毒再带下一只进来。

接下来是清洗托盘、笼窝，一个个吃饭加水，光是喷消毒水的程序每天就要操作不下五十次。

从交通管制到封城、封闭小区，室外遛狗不再可行。到2月初过完大年时，整个湖北已经被全国快递隔绝了，大宝和其它“毛孩子”们面临断粮危机。

小胡找同行高价调了两次货，自己掏运费，终于联系到了可以运送到小区门口的粮源，用货拉拉送过来。



小胡让小慧每天和大宝视频，视频里的大宝比半个月前瘦了不少，有些无精打采。它的活动范围每天仅限于宠物店内不到30平米的室内，从前好不容易教会宠物们只在室外拉屎拉尿，现在又要反教回来。

一只幼年金毛把自己憋在笼子里瑟瑟发抖，不吃不喝也不睡觉，小胡小心翼翼地微信上给他主人发照片，模样实在让人头疼。

7号晚上，一个顾客拜托小胡上门去她家中喂一次猫咪，她的两只猫已经被单独关在家里十多天了。



小胡起初有些忐忑，她知道对方所在的那栋楼已有两位确诊患者。但看着主人心急如焚，她知道的确是别无他法了，总不能放着两只猫咪饿死在家。



上门喂猫的工作人员（图/红星视频）

打开对方家门，一股浓重的味道扑鼻而来，客厅地板稀稀拉拉的黄褐色水渍，电视柜、衣橱和书桌无一幸免，卫生间和厨房更是惨不忍睹。主卧床上都铺满了猫的排泄物。

找了足足半小时，小胡才在床角发现了两只蜷缩的小东西。她一次性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水和粮食，从那栋楼里溜出来，哭笑不得地告诉主人，不会再去第二次了。

也有的代养店主在疫区冒着风险天天照顾宠物，却突然联系不上主人了。

当李函连续三天给一只狸花猫的主人发信息没得到回复后，他明白了，这只可怜的小家伙被遗弃了。

他的店开在武汉市江汉区，目前收养了超过三十只猫狗。主人们忧心忡忡是必然的，每天他都要花至少三个小时和远在他乡的客户线上沟通。





图/受访者提供

那只狸花猫被他发到对话框里，图片、视频都显示其一天比一天瘦，“不是亲生的看了都心疼。”第四天“弹尽粮绝”，他硬着头皮再去找它的主人，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删了。

李函别无他法，只好暂时挪用其他宠物主人买的猫粮喂养那只狸花，自己再赶紧想办法进货。穿梭在外面凄凉的街道上，他竟不知道该庆幸还是愤怒：在这种非常时期，**遗忘和遗弃，到底有没有区别？**

他不知道，但已经做下决定，等疫情过去，自己就收养那只可怜的狸花。



### 被滞留的牵挂

作为人口高度流通的中心，北京是率先进行小区封闭管理的第一批城市。在容纳了近30万外来务工者的天通苑里，阿杜在其中的东三旗某社区住了五六年，橘猫豆豆跟着他也有两年了。

回山东老家过年后没几天，东三旗不少社区相继“封村”，村委会告诉租客，从外地返回北京的要么联系房东签订“隔离协议”，要么自觉在宾馆酒店居住十四天。



在镜头前呼唤主人的留守小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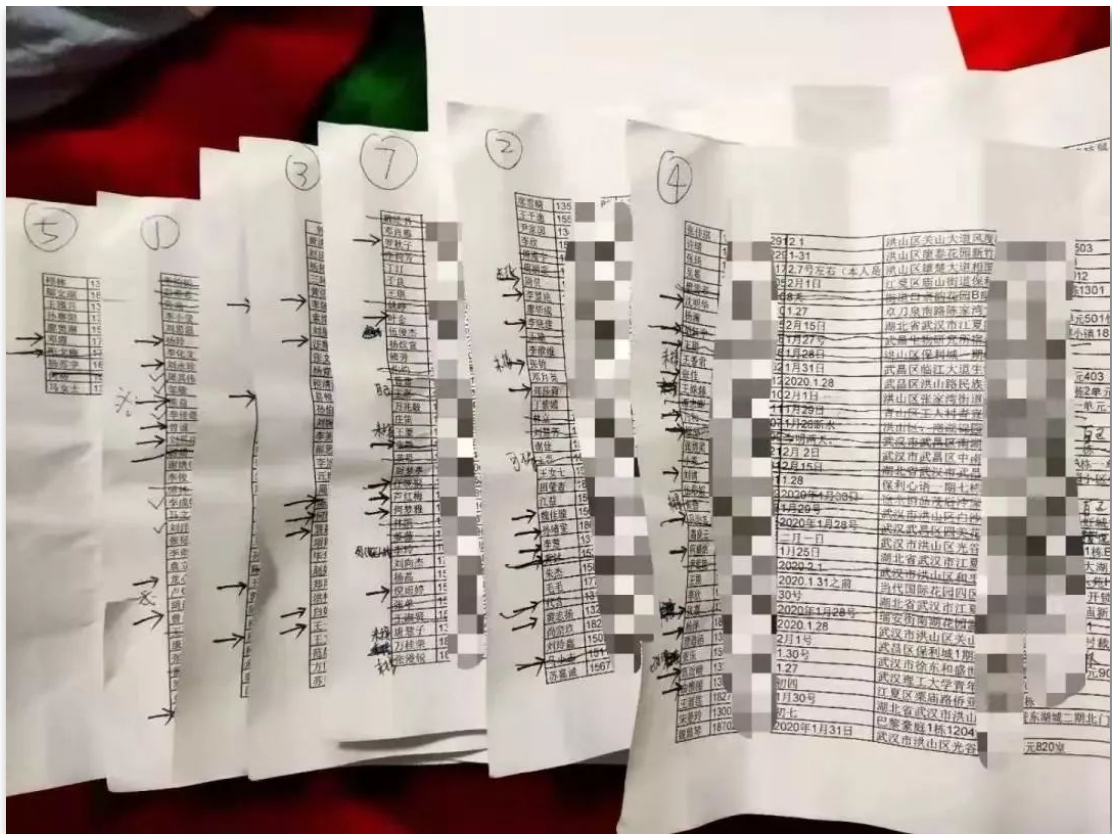
房东口径不一，租客们的怨声一片传到还未返京者耳中，阿杜知道自己暂时回不去了，但豆豆还在家中。

头两天，他有一种“智能喂猫机”，用无线网和固定摄像头就可以达成远程监控和喂养。十多天过去，荧幕里的豆豆开始时隐时现，经常消失一天半天，出现在镜头前也是一张萎靡不振的猫脸，年轻的小伙子猫快要变成老公公了。

阿杜只得求助房东，软磨硬泡好半天，才说服房东帮他进家照看一次豆豆。

他只想确认它有没有生病，**“至于有没有怀疑我把它遗弃了，等我回去再好好向它解释吧。”**

年后，各省一些线上动物援助组织开始搭建一对一帮扶平台，让留在本城的人帮助照看暂时无主的宠物。



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搜集的帮扶求助名单

在找到人帮忙上自己家投喂时，王果没有一天没在焦虑：扎扎不会饿死吧？

王果把扎扎单独放在哈尔滨家中快20天了。2月6号，辗转三番后终于回到家时，扎扎一反常态变得食欲不振，精神萎靡，最喜欢的小零食也不搭理了。叫唤的声音从“喵喵”变成了“嗷嗷”。

王果想起那天离家时，扎扎正在她面前低头吃东西，一抬头，主人就不见了。这次回家后，它好像不大再敢一直低头吃东西了，吃几口就瘫软下来，巴巴地望着她。

扎扎是一只不到两岁的英短蓝，也是王果长到23岁正儿八经养的第一只宠物。吃得多，睡得死，喜欢陪伴，却不喜欢被摸、抱、揉。刚领回家时，王果还以为这是只哑巴猫。





英短蓝猫扎扎（图/受访者提供）

19号回省内老家宝清前，她给扎扎准备了两盆粮，按照往常情况，这些足够它吃五天。

谁知离开后还不到5天，全国就突然拉响疫情警报，宝清乡区开始封路，原计划大年初六回去的路程被阻隔了。

2月2号，老家要封城的传言流散开来，紧接着，哈尔滨街道小区也开始陆续封闭了。

王果慌了，告诉家人想当晚坐火车回去。爸妈阻止她：我们就你一个，出事了怎么办？那天，王果和家人大吵一架。

心烦意乱的时候，王果在网上疯狂搜找能发货的猫粮，再想方设法托人给送过去。平时扎扎常吃的粮牌500一袋，她觉得怪对不起扎扎的，一咬牙给它买了平时舍不得下单的一种品牌，700块一袋。



图/受访者提供

捱到刚过完元宵节，王果想出一条绕路：搭车到省北部佳木斯坐两小时高铁回去，这条路比直线路程足足远了一倍还多。

她前脚刚离开，第二天老家就封城了。出不来，进不去。

这场抗疫硬战还不知道要打多久，这些天来我们见证了太多生离和死别，动物对人的眷恋和信任也许是一道最稳定的城墙。

所有的生命都会渴望被爱、被牵挂，也许就像电影《忠犬八公》里那句台词：“**生与死的距离，对于一条狗来说，它无法参透，它只相信，他的主人会回来。**”

（本文采访对象均为化名）

作者 | 南风窗记者 肖瑶

排版 | STAN

图片 | 部分来源于网络

南风窗新媒体出品



# 冷静地思考 热情地生活

投稿、投简历  
[newmedia@nfcmag.com](mailto:newmedia@nfcmag.com)

广告、商务合作  
nfcnewmedia



长按二维码关注

## 关注疫情 我们在行动

关注南风窗，查看实时报道合集





点击购买最新一期《南风窗》

点 在看 让理性的声音传得更遥远 